

## 第一章 回到十年前

隆慶十年冬，入冬以來的第一場大雪落了一整夜，蕭瑟寂寥，毫無聲響。

舒清嫵迷迷糊糊醒來時，竟不記得今夕是何夕，若不是伺候她的小宮人及時打開雕花櫺窗，她還不知已是深冬。

舒清嫵輕輕吸了口氣，一陣微涼冷風吹來，帶來淡淡的清香。

那是落雪的味道。

微於疏竹上，時作碎瓊聲，是了，人人道她喜竹，這坤和宮中，裡裡外外皆是翠竹，但她到底喜不喜歡，自己也不太記得了。

舒清嫵無聲笑了笑，「嫻寧呢？」

一說話，她才發現自己喉嚨乾啞得很，似乎許久都未曾言語了。

小宮人湊上前來，青春活潑，笑意盈盈，「回娘娘話，寧姑姑去了藥房，給娘娘盯著藥。」

舒清嫵不知為何，竟是特別想見一見她，不禁道：「且叫回來吧。」

她如此說了幾句，只覺得今日精神竟是比往日要好上許多，是這些時日來不曾有的。

小宮人福了福身，匆匆退下。

舒清嫵歪著頭，盯著屏風上的層巒疊翠，那江河山巒四季黃花梨屏風據說是前朝舊物，殊為貴重，是她封后那年陛下特地從私庫取出賞賜給她的。

好看是極好看的，可是太壓抑了，暮氣沉沉的，一點鮮活氣都無，但今日也不知怎麼的，她竟是又看笑了。

不多時，外面響起一陣熱鬧喧譁聲。

那聲音彷彿在坤和宮四周迴蕩，竟是讓身處於寢殿中的舒清嫵也能聽清。

門扉吱呀一聲開了，又進來一個面生的小宮人，似是從未見過。

自打她病了，坤和宮的宮人換了又換，她除了身邊的嫻寧，其餘皆不太認得。

「娘娘，姑姑一會兒就到，您可要吃些蜜水？」

舒清嫵搖了搖頭，突然問：「外面怎的這般熱鬧？」

她病了許久，久到不識歲月，久到不辨年輪。

那宮人行至面前，輕輕給她溫茶，只倒茶的手略有些顫抖，「娘娘，外面有祭典，不是什麼要緊的事。」

舒清嫵心頭一緊，莫名有些慌張，她努力壓下心口的疼痛又問：「妳且說，到底是何事！」

那小宮女臉上一白，手裡一抖，滿杯茶水便抖出白骨瓷杯，星星點點灑落在木盤中。

「娘娘……奴婢、奴婢不敢說。」小宮女猶豫片刻也沒說出口。

舒清嫵以為她害怕自己生氣才不敢說，突然明白了什麼，又彷彿什麼都沒明白。

她輕聲問：「這樣的大日子，我家裡人都進宮來了嗎？現在在哪裡？」

小宮女嚇得直接跪倒在地上，瑟瑟發抖，「娘娘，您好好養病就是，旁的事不用您操心。」

「妳告訴我，到底在哪裡。」到了今時今日，舒清嫵已經不再去奢求陛下的心軟，也不再奢望太后的關愛，她只求至親家人能替她想一想，能顧念她這麼多年的付出。

小宮女難以啟齒，她聲音很輕，彷彿一縷煙塵，鑽進舒清嫵的耳中。

「娘娘，安國公及夫人還有兩位公子皆往奉先殿。」

舒清嫵突然聽不到外面的任何聲響，她茫然然躺在那裡，聽不到煙花、聽不到禮炮，聽不到熙攘與熱鬧，聽不到歡聲與笑語。

她似乎只能聽到自己，聽到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。

這一輩子，還是失敗了。

她為之付出一生的家人，到了最後也依舊捨棄了她。

原來，她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。

她淡淡開口問：「是不是陛下立新后了？」

她被罰閉宮思過半年，又一直病著，身為皇后卻沒盡到責任。

宮中能有如此大的熱鬧，還要文武百官去奉先殿觀禮，一定不是小事，此時既不是年末新春，也並非儲君新立，除了新立皇后，還能有什麼事呢？

那宮女猛地向她行大禮，頭磕在地上，發出砰砰聲響。

聽著這聲響，舒清嫵一下子就淡然了。

她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反正就覺得自己已經飄出軀殼，淡淡看著眼前這荒唐的一幕。

她還沒死，新后就迫不及待準備主位中宮了嗎？她病糊塗了，連陛下是什麼時候廢后的都不知，如今還留著父親安國公的爵位，想來已經是給足了臉面。

可這一切跟她又有什麼關係？

舒清嫵笑著笑著，眼淚順著蒼白消瘦的臉頰滑落。

那晶瑩的淚帶走了她所有的累，所有的倦，所有的遺憾與落寞，所有的傷心與難過。

大病一場如同癡夢一生，一切彷彿從未發生，又似已塵埃落定。

淚水冰冷冷滑落，帶走了舊日的光陰，帶走了一生的奢望與幻想。

舒清嫵長歎一聲，「這樣也好。」

她這麼說著，只覺得渾身都輕鬆了，那些壓在她身上的重擔全都消失不見，最後剩下的，大抵只她自己這個人。

她十八歲入宮，至今已有十一年光陰。

從下三位的才人一路成為至高無上的中宮皇后，也不過只走了六年時光。

行至今日，也不過才二十九歲而已，便滿頭華髮生，心力枯竭病魔纏身。

這十一年，她走得太艱難了。

為了鳳位，她用盡了後半生的健康與壽數，耗盡了自己後半生的運氣；為了家族的榮耀，她滿手鮮血，渾身陷於汙泥之中。

她的眼盲了，手髒了，就連心也再無少時的乾淨，最終，也不過兩手空空。

到底是為了什麼呢？

陛下的恩寵如過眼雲煙，一瞬不見，親人的掛念也如同空中樓閣，虛偽不堪，她自己孤零零地來，孤零零地走，行將就木之時，身邊只有這個陌生的小宮女，沒人真心為她哭。

舒清嫵緩緩閉上眼睛，嘴角掛著恬淡的笑，彷彿身邊一切都與她無關。

就在這時，她聽到人世間最後一道聲響，寢殿的門扉突然被人推開。

是誰來了呢？

外面似乎有了說話聲，那聲音很熟悉，卻又是那麼的陌生。

可舒清嫵已然不在意，她也沒有心力再去在意。

這時一隻彩蝶不知從何處飛來，晃晃悠悠落在她枕邊，乖巧又安然。

舒清嫵看著這漂亮的彩蝶，嘴角是釋然的笑意。

蒼天垂憐，她到底沒有孤零零一個人走。

就讓自己沉入甜美的夢中，不再去管這宮中一切是非，就這樣一睡不醒，似乎也是極好的。

窗外，依舊落雪無聲。

似霧非霧，似夢非夢。

這一夜舒清嫵睡得極沉，待晨時，還是殿外細碎的說話聲吵醒了夢中人。

舒清嫵緩緩醒來，只覺得通身都是輕快的，那些沉痾與舊疾都如一夜飛雪，消散在不知名的昨日光陰中。

舒清嫵輕輕動了動身，就聽一道柔和的嗓音在帳幔外響起——

「小主，您可是要起身？」

小主？舒清嫵有些迷糊，她怎麼又成了小主？

莫非陛下廢后之後，還給了她下三位的位分？沒有直接打入冷宮？

陛下是這樣心慈手軟的人嗎？

不過，不管陛下是什麼樣的人，她也都不甚在意了。

舒清嫵道：「起吧。」

話一說出口，她就有些驚訝，她這嗓子似乎比睡前要清澈許多，也沒那麼嘶啞，倒是難得的有了些往日的清亮悅耳。

就在這時，外面伺候的宮人打開床幔，絲絲縷縷的陽光從帳幔縫隙裡飄入，展露今晨的好天氣。

一個瘦臉長眉，高個兒宮女笑意盈盈站在床邊，瞧見她醒來，立即歡喜道：「小主，外面落雪了。」

且不提她是如何歡喜，躺在床上的舒清嫵卻是萬分吃驚，喃喃問：「雲霧，是妳？」

雲霧瘦臉上笑容更濃，「奴婢是小主的貼身宮女，自然是奴婢。」

舒清嫵躺在那，整個人都恍惚了。

她早年進宮時，就是雲霧和雲煙伺候在身邊，只後來發生許多事，雲霧早早去了，雲煙離宮嫁了人，便就再無聯繫。

如今再一見，恍惚間以為是在夢中。

「我還在作夢嗎？」舒清嫵輕聲說。

雲霧扶了她起身，先伺候她喝了一碗溫水，再又幫她穿好鞋襪，「小主昨夜定是睡得好，還未清醒過來。」雲霧扶著茫然困惑的她繞過屏風，一路來到窗前，「小主瞧，今歲新雪已落成。」

舒清嫵剛從屏風出來，頓時覺得眼前一片陌生，等她被絲絲縷縷的晨風吹拂面容時，才略清醒過來。

這裡，是她剛進宮的住處，錦繡宮後殿東配殿。

舒清嫵突然意識到，自己似乎又回到了過去。

想到這裡，她顧不上看雪，推開扶著她的雲霧，轉身去尋妝鏡，轉瞬之間，一個清麗娟秀的年輕女子出現在銅鏡中。

那鏡子朦朧朧，並非營造司御供，其實瞧不太清楚五官，卻能讓人看出鏡中人的神韻與姿態。

舒清嫵摸了摸臉，鏡中人也如此。

入手是一片細膩光滑，她輕輕摸著年輕十一歲的面容，突然覺得一切壓力和滯澀都消散開來，現在的她，彷彿脫胎換骨一般，重新立於宮中。

舒清嫵猛地回頭，目光灼灼看向雲霧，「一會兒去取朝食時，記得多要一壺青梅釀。」

雲霧愣住，「青梅釀？」

舒清嫵點點頭，又想起曾經做舒才人時的過往，補充一句，「銀錢從分例裡取便是。」

雲霧一向對她百依百順，倒也不多問她為何要酒，福了福身便去吩咐雲煙，自己回了寢殿伺候舒清嫵洗漱。

待用完勉強過得去的朝食，舒清嫵便去了院中，仰頭看了看天際紛紛飄落的白玉沙。

鵝毛大雪落了一整夜，讓世間萬物都成了純淨的白色，就連寂靜肅殺的皇宮，也增添了幾分暖意。

舒清嫵伸出手去，「年根了。」

雲霧給她繫好斗篷，笑著說：「是了，再過十來日，便是新年。」

就在這紛紛揚揚的落雪裡，一隻不知如何存活至今的彩蝶撲著翅膀，落在了她伸出去的纖纖玉指上。

那蝶兒輕輕動了動，卻沒有飛走，安安靜靜在她指尖站立。

一夜醒來，斗轉星移，夢蝶依舊在。

舒清嫵長舒口氣，手一動放飛蝶兒，一揚斗篷，轉身回了寢殿，「燙酒去。」

「現在？」雲霧有些吃驚。

舒清嫵微微一笑，神態是從未有過的肆意和瀟灑，「對，就是現在。」

大夢一場，不醉不歸，才是人生極樂事。

舒清嫵叫宮人在正殿門口擺了案桌，點上紅泥小火爐，又加了火盆在身邊，就如

此這般坐在殿外，抬頭賞雪。

落雪紛飛，炭火劈啪，青梅釀散著清甜的香氣，淺淡醉人心弦。

舒清嫵看著紛紛落雪，心中越發安定，雲霧給她倒了杯酒，跪坐在她身邊仔細烤橘子。

舒清嫵輕輕一笑，「這日子真好，是不是？」

雲霧頓了頓，一時之間沒接上話。

她是小姐的陪嫁，從小伺候小姐，最是知道她心思深重。大抵是因為夫人嚴厲教導的緣故，小姐從小謹言慎行，時刻恭謹，從未有一刻如此放鬆。

小姐自幼便博學多才，是遠近聞名的才女，若不是因家道中落，如今進了宮來，又怎會只能屈居才人？且因為這個才人的位分，小姐心中不豫，日常所言皆要躬省自身，期盼早日立於主位，光復舒氏往日榮光。

今日醒來，卻如同大夢初醒一般，一言一行皆有異處。

舒清嫵說完話，側目瞧她，見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，不由再度展顏一笑。

「怕什麼，我只是昨夜夢盡一生，早晨醒來只覺陽光明媚，再不想辜負此生。」

舒清嫵笑著，輕聲細語，不過隻字片語，卻讓雲霧眉目舒展，立時安心。

「小姐能想明白，奴婢心中甚是歡喜。」

舒清嫵微微一愣，隨即拍了拍她的手，「我知妳一心為我。」

說到這裡，青梅釀的溫度也恰到好處，舒清嫵舉杯輕酌，入口盡是清甜，彷彿吃了一顆夏日裡剛採摘的梅子，青澀中帶著柔和溫婉，溫婉中又有著醉人的濃烈。一杯酒入口，舒清嫵五味雜陳。

雲霧恰到好處遞上烤橘，舒清嫵吃一瓣就半杯酒，好不肆意快活。

酒到酣處，舒清嫵似是想起什麼，突然道：「一會兒取午膳時，記得尋御膳房取用年糕、紅豆、冰糖等物，哦，對了，再要一斤花生米，待下午就酒吃。」

舒清嫵看她一臉迷茫，頓時開懷一笑，「沒事，宮規也沒有哪條不叫嬪妃白日吃酒的。」

雲霧抿了抿嘴唇，「可陛下隨時會宣召，若是面聖時身上有酒氣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

舒清嫵聽她說陛下，神色不見絲毫慌張，「陛下不是這般小氣人，再說，還有那許多主位娘娘，一時之間輪不到我這個小小的才人。」

舒清嫵自幼聰慧，雲霧陪伴她長大，最是信服她，見她言之鑿鑿，便也不再規勸，只叫她暢快行事。

其實舒清嫵素喜各種花釀和青梅釀等果酒，若非時刻端著皇后娘娘賢良淑德的架子，她前世睡不著的時候，怎麼也要淺酌一杯，也不至於頭疼多年難治，最後抑鬱而亡。

當然，這也只是其中一個原因。

她自己是很清楚自己的，若不是真的一心求死，對生無望，她也不會失去毅力，整日只在坤和宮，沉痾不癒。

舒清嫵長舒口氣，又飲了一杯。

清甜的青梅氣息撲面而來，卻也燙暖了她冰冷的心。

這一場死後重生，她算是徹底看明白了，這世間最不能期許的就是旁人的溫柔與善心。

家人不可靠，陛下不可依，她能擁有的，只有自己。

生而為人，怎麼也要自己珍重，自己保重。

舒清嫵長舒口氣，飲盡最後一杯酒，帶著微醺起身，站在那遙望著錦繡宮後殿上方狹窄的天。

晴時雪，醉人心，舒清嫵扶住雲霧的手，「走吧，進去歇歇。」

大抵是因為吃了酒，她略有些困頓，那種暈陶陶的感覺特別宜人，反正是在自己宮中，她也就不管不顧直接睡下。

待到醒來時，已是過了正午時分。

雲霧不在身邊，這會兒是雲煙陪她在寢殿中。

「娘娘可醒了，雲霧姊姊去熱午膳，一會兒就來。」

雲煙一點也不人如其名，是個圓臉喜慶的豐腴丫頭，她年紀比雲霧要小些，整日裡笑意盈盈的，也大抵是她身邊命最好的那個。

「好，我也正巧有些餓了。」

雲煙麻利地伺候她起身，見她臉上略有些紅，便又伺候她喝了一小杯蜂蜜薄荷水，「小主醒醒酒。」

舒清嫵確實有些喝醉了，她如今十九，剛進宮一年，以前沒怎麼喝過酒，青梅釀雖是果酒，卻也有些後勁。

「不礙事，不礙事。」舒清嫵把蜂蜜薄荷水一飲而盡，笑著去捏雲煙的臉。「娘娘我無礙的。」

一喝醉，說話就有些沒了把門，雲煙立即緊張起來，「小主慎言。」

舒清嫵有點醉，一下子把習慣的話語說了出來，現在被雲煙一提醒，立即就清醒，「好了，我以後不會再說。」

她一醒，東配殿就又忙碌起來。

待她坐到膳桌前時，才算喧囂聲歇，舒清嫵隨意看了一眼今日的菜色，不太滿意，不過，她暫時還未侍寢，便是再打點也沒什麼大用，暫且只能將就。

舒清嫵讓雲霧給她先盛了一碗雞湯，這山藥鴿子湯燉煮得倒還入味，很是滋補。她吃了一碗，隨意問雲霧，「月銀可還有餘？」

重新回到十年前，許多事都不太記得了，尤其是自己的身家，還是要重新清點一下，才好盤算以後怎麼過日子。

既然已經進宮，她就努力把自己的小日子過好，這一輩子，開心最重要，什麼家族榮耀，什麼名聲口碑，什麼臉面德行，都是做給別人看的。

雲霧道：「還有些盈餘。」

舒清嫵點點頭，未再多言。

一頓飯用得是平平淡淡，若不是她上午吃了酒又醒得略有些遲，大抵用不完那一碗飯。

吃飽之後，舒清嫵就又睏了。

她也不矯情，睏了就叫安寢，舒舒服服睡了一下午，待再醒來時已是金烏西斜。窗外大雪不知何時由濃轉薄，只剩薄薄銀碎，星點落下。

舒清嫵只穿中衣，身上披著常服，坐在床榻上，讓雲霧取來放銀子的妝匣，用小銅鑰匙打開細細數。

她是家中長女，出生時家族還未衰敗，舒氏還是名滿柳州的官宦世家，但後來她大伯牽涉貪墨案，名聲盡毀，從人人稱頌的書香門第，成了貪墨不正的罪臣之家。十五年後，人們漸漸淡忘舊事，家裡這才能把她送入宮中，想重獲生機。

便是家中再無曾經的富貴榮華，卻也還是有些家底的，又因對她期望頗重，進宮之時給她帶了不少金銀細軟，以作攀緣之用。

舒清嫵摸著那一小疊銀票，淡淡笑笑，「全當做以前的賣命錢吧。」

數完了錢，舒清嫵神清氣爽，正待叫人預備沐浴，結果外面就傳來一陣腳步聲。一般有事通傳，小太監的腳步聲就會略重一些，以示有來人，舒清嫵聽著微微皺起眉頭，這時候誰會來尋她？

雲霧伶俐地收起妝匣，扶著她起身更衣，就聽守在外頭的雲煙開了口——

「公公好，敢問公公有何要事？」

舒清嫵穿好常服，坐在妝鏡前讓雲霧伺候梳頭，「這時候怎麼會有人？」

眼看金烏就要落山，宮中一般不會有人再多走動，若是太后及其他主位娘娘要宣召，也不會選擇這樣要入夜的時分。

來的小太監聲音很輕，回了幾句話舒清嫵都未聽清，不多時雲霧給她梳了一個墮馬髻，簪了一支芙蓉琉璃簪，立即就襯得她眉目如畫，柳州才女，可謂名不虛傳。雲煙匆匆而入，臉上依舊是喜氣洋洋的笑意，「小主，乾元宮來人，陛下宣召小主侍寢。」

舒清嫵狠狠愣在那裡，「什麼？」

旁人不知，她卻是有一世經歷的。

蕭錦琛是先帝從小親自養到大的太子，先帝對他可謂是一片慈父心腸，因去歲自覺時日無多，竟是提前讓他選妃，召各地閨秀入宮。

她就是那時同其餘女子一起進宮的，結果選秀結束之後，還未來得及分封，先帝便撒手人寰，蕭錦琛繼承大統，成了新帝，而她們這一群太子姬妾，便跟著雞犬升天，直接成為皇帝妃嬪。

蕭錦琛誠孝，不肯服二十七日國喪，至今歲改元隆慶元年，也依舊茹素孤身，為先帝服喪，直至今歲十一月初，先帝賓天已逾周年，在文武百官及太后勸諫之下，才勉強除服。

她們這群年初時就被分封的嬪妃們，這才開始有了差事。

不過她位分低，前世是到了隆慶二年新年之後，才獲有侍寢時機，根本不在隆慶元年的年根底下。

對於這事，舒清嫵到底不含糊，記得異常清晰。

那麼……陛下是為何突然招她侍寢？

舒清嫵微微眯起眼睛，腦中一時思緒萬千，甚至猜測陛下是否同她一樣，也是重

生之人？

這麼一想，舒清嫵立時就頗為鄭重。

她今日吃了酒，雖連睡兩場，卻還是有些醉意，因此一邊讓雲煙趕緊出去打點，一邊又讓雲霧準備蜂蜜薄荷水。

待忙完，乾元宮來接的石榴百福轎也已然到了門口，舒清嫵低頭瞧瞧，覺得自己這一身十分妥當，便道：「雲霧，妳隨我一起去。」

雲霧頷首應是。

她踏出東配殿，遙遙望了一眼不遠處影影綽綽的乾元宮。

蕭錦琛，我來了。

## 第二章 互相試探

蕭錦琛的乾元宮，平素最不喜宮妃隨意出入。

便是太后的親侄女，如今的端嬪娘娘張采荷，也在被訓斥兩次之後，再也不敢來乾元宮給陛下伺候湯水。

有了她這個前車之鑒，後宮妃嬪心裡便都有了數，輕易不往南一街這邊走。

以前當了皇后之後，舒清嫵也不怎麼來乾元宮，生怕惹了陛下發怒，此刻想來，以前的自己真是太過小心翼翼，活得比任何人都累。

坐在搖搖晃晃的石榴百福轎中，舒清嫵掀開轎簾，往外探看。

不知何時，大雪再至。

此時已是傍晚時分，落日將休，幽深的宮巷中寂寥無人，只紅牆青瓦靜立在落雪中。

雲霧見她張望，便小聲問：「小主何事？」

舒清嫵搖搖頭，放下簾子，不再四處探看。

大約走了一刻，轎子輕輕一停，舒清嫵便知道已到了乾元宮北後門，雲霧上前遞上腰牌，守門的管事太監看過錄檔，才放轎子進宮。

蕭錦琛是個相當謹慎的人，要近他身，需得層層核對身分，便是宮妃過來侍寢，也不能有絲毫馬虎。

舒清嫵淡淡笑笑，原來她還不覺得，現在想來，蕭錦琛彷彿天生就是皇帝，他的一言一行，皆深深鐫刻著天威昭昭四字。

轎子進了乾元宮，也不會四下隨意走動，穿過邀月門，順著後迴廊直接停在了如意閣前，舒清嫵坐穩不動，就聽外面傳來一道熟悉的嗓音——

「舒才人，請下轎。」

來者是皇帝陛下跟前的大姑姑李素沁，前世跟舒清嫵多有接觸，她聲音一出舒清嫵立即就聽出來。

雲霧打起了轎簾，扶著舒清嫵下了轎來，便看到一個三十上下的矮個姑姑立在轎子前，唇邊掛著淺淺的笑意，眉目也異常溫柔。

李素沁恭恭敬敬站在那，說話也很親和，就如同自家的伯娘那般，裡裡外外透著和煦，「恭喜小主，小主可要先用些晚點？」

舒清嫵想起進宮頭一年，自己同她只年節時見過幾面，並不相熟，如今便只客氣



道：「多謝姑姑，按規矩來便是。」

李素沁垂下眼眸，「是，奴婢明白。」

她說完便退了下去，舒清嫵被雲霧扶著進了如意閣，直接尋雅室坐了下來。

說起來，她已經有七八年光景未曾來如意閣了，當上主位娘娘之後，陛下一般很少召寢，多是去她宮中，如今再看，倒是有些新奇。

如意閣一共有兩層，上了樓才是寢室，一層是雅室明間以及暖閣。

來乾元宮侍奉陛下時，宮妃並不用多做打扮，用完晚點就要去暖閣沐浴更衣，只穿寢衣便可。

舒清嫵坐下來，嗅著如意閣中清清淡淡的蘇蜜香，竟是有些困頓了。

雲霧自來是時刻關注她的，見她半垂了眼睛，立即捧了熱茶來，請她提提神。

「小主，咱們可不能睡。」

舒清嫵點點頭，捧著茶坐在那，也不知自己心中是如何想的。

她想再見陛下嗎？

說實話，她其實是想，可卻不是因為思念、因為愛戀，如今的她只是想要一個答案而已。她想問問他，他們做夫妻將近五年時光，他對她到底有沒有一絲的信任，到底有沒有半分的憐惜。

可是，她又在心底問自己，這個答案即使能要到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她是能安慰，還是能開懷？都不能了。

舒清嫵輕聲笑笑，「妳放心，我不暈。」

她很知道陛下喜歡什麼樣的女人。

不出格，安安穩穩混個主位娘娘當當，舒舒服服在這宮裡過富貴榮華日子，就是她這輩子的目標。在這宮中，妃嬪與皇后其實並無不同。

舒清嫵這麼想著，就又高興起來。

還未等她把手中茶飲盡，就看李素沁不知何時又進了如意閣。

「小主，」李素沁恭敬道：「今日正好落雪，陛下請您至榮華亭用晚膳。」

舒清嫵微微一愣，很快便反應過來，臉上堆滿笑意，「那真是太好了，謝陛下恩賞。」

李素沁抬起頭來，認真看了看她，然後便吩咐雲霧一聲，叫她給舒清嫵披上斗篷，又請舒清嫵移步，「小主這便走吧。」

舒清嫵不知今日為何有諸多變故，心裡揣測時，臉上表情卻絲毫未變，時刻掛著嬌羞的笑意，李素沁親自過來扶著她，引著她往榮華亭去。

「姑姑，陛下怎麼想起讓妾身侍奉晚膳？」舒清嫵問。

李素沁淡笑，「大抵是因為今日落雪，景致宜人吧。」

舒清嫵垂下眼眸，未再多言。

繞過層層迴廊，穿過垂花門，就到了乾元宮寬廣精緻的前殿及庭院，榮華亭立於風雪中，四周垂著暖簾，讓人只能隱約看到裡面影影綽綽的燈火。

不知是否因陛下吩咐，前庭並未掃雪，整個庭院白茫茫一片，在落日餘暉下瑩瑩生輝。

李素沁見她微頓，便輕輕推了推，「小主，陛下還在等。」

舒清嫵垂眸看了看地上一層落雪，還是咬牙往前行去。

因是來乾元宮侍寢，來回都有石榴百福轎，她未換外出用的厚皮靴，腳上還是尋常的軟底繡花鞋，這麼走在雪地中，鞋底一會兒便被雪水浸染，冰冷扎入腳心。然而她臉上依舊是笑，似乎絲毫不覺得冷。

李素沁扶著她一步步走到亭前，輕聲道：「陛下，舒才人到。」

一道低沉醇厚的嗓音響起，「進來吧。」

雖然一直在心裡說服自己不在意，可猛然一聽蕭錦琛的嗓音，舒清嫵心中還是微微一震，她緊緊攥住拳頭，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，一步一步踏入榮華亭中。

出乎她意料，榮華亭中只有蕭錦琛和秉筆太監賀啟蒼。

蕭錦琛此刻正坐在圓桌邊，手裡捏著薄薄的酒盞，星目半闔，英俊的容顏一如往昔，似乎手中那杯酒，比面前的美人還要更吸引他的目光。

舒清嫵頓了頓，這副模樣落在旁人眼裡，彷彿是被皇帝的俊美容貌所吸引，好半天沒回過神來。

賀啟蒼小聲提醒，「小主，得行禮。」

舒清嫵才如同大夢初醒一般，立即紅了臉頰，朝蕭錦琛屈膝福禮，「臣妾清嫵，給陛下請安，陛下萬安。」

蕭錦琛這才微微抬眼，因飲酒略失了幾分犀利的眼眸深深看向舒清嫵，卻依舊未多言。

舒清嫵不敢看他，怕自己的複雜情緒會從眼裡洩漏，只半低著頭，屈膝蹲在那，身形紋絲不動。

蕭錦琛靜靜看著她，又吃了杯酒，半晌才道：「好了，坐吧。」

舒清嫵悄悄鬆了鬆心神，裊裊婷婷坐在圓凳上，柔聲道：「多謝陛下。」

蕭錦琛突然笑了起來，親自推了推桌上的酒盞，「今歲新進的青梅釀，想來舒才人甚是喜愛。」

「陛下……」舒清嫵一顆心剛放下，轉眼就提到嗓子眼。

她不過是白日飲了一杯酒，其實算不得多大的事，但被蕭錦琛如此挑明，卻讓舒清嫵心中不安起來，想著難道這也犯了蕭錦琛大忌？

蕭錦琛卻彷彿不知舒清嫵為何如此忐忑，淡淡道：「不用慌張，隨意飲杯酒而已。妳入宮已有年餘，見了朕怎麼還如此害怕？」

舒清嫵微微抬起頭，瞥見他臉上並無肅殺表情，心中這才略有些安定。

「臣妾頭一次……來乾元宮，還是有些緊張的。」舒清嫵小聲回。

大概這個答案取悅了蕭錦琛，他朗聲笑笑，捏起筷子，「好了，用膳吧。」

食不言，寢不語，這是蕭錦琛的規矩。

不用非要應對皇帝的問話，舒清嫵著實鬆了口氣，用了一頓食不知味的晚膳，又不知不覺被勸著飲了小半壺青梅釀，她最後回到如意閣的時候，已經有些醉了。雲霧急得不行，央求著李素沁上些醒酒茶，就怕舒清嫵御前失儀，李素沁也很和氣，叫如意閣的宮人同雲霧一起伺候舒清嫵沐浴，這才退出去備醒酒茶。

李素沁剛到茶房，就看到賀啟蒼笑咪咪站在那，慢條斯理喝著溫茶，她不由得問：「喲，你怎麼沒在裡面伺候？」

賀啟蒼恨不得長在陛下身上，輕易不肯離開的。

兩人一起伺候陛下十幾年了，說話倒是不用多客氣。

賀啟蒼長了張笑臉，自帶三分和氣，「舒才人吃醉了？倒也不是多大事。」

李素沁頓了頓，抬頭掃他一眼，湊上前來小聲問：「裡面的意思？」

賀啟蒼輕輕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用尋常的蜂蜜水給小主清清口便是了。」

李素沁立即就懂了，見茶房裡都是自己人，也不藏著掖著，直接道：「難得陛下還喜歡這些樂子。」

陛下古板慣了，別說讓宮妃醉酒侍奉，便是多弄些風月事也是不肯，但如今這麼看，到底是年輕男兒，還是有些好奇心的。

賀啟蒼見她一臉有趣地退出去，連眼皮子都不抬，轉身進了皇帝寢宮。

蕭錦琛正在批摺子。

賀啟蒼輕手輕腳站在他身邊，低聲道：「陛下，舒才人醉了。」

蕭錦琛手中不停，待把桌上的摺子寫完，才放下朱筆，吩咐道：「擺駕。」

此刻的如意閣中，因被熱水一泡，舒清嫵的臉更紅了。

她迷迷糊糊喝了一碗醒酒茶，只覺得甜滋滋的，越喝越糊塗。

雲霧看她整個人搖搖晃晃的，差點嚇哭了，只不停跟她說話，「小主，且醒醒，醒醒別睡。」

李素沁笑咪咪過來，親自扶著舒清嫵上二樓，順便安慰雲霧，「妳不用怕，陛下不會怪罪。」

雲霧猶豫片刻，還是不敢說自家小主今日已經喝過一次酒了，只老老實實送舒清嫵進了寢房，伺候她在榻上穩穩坐下。

等安頓妥當，李素沁就領著雲霧退了出去。

舒清嫵一個人坐在房中，整個人暈沉沉的，腦子裡亂成一團，卻又覺得特別舒服。她很久沒有這麼放鬆過了。

什麼都不去想，什麼都不去問，什麼都不用管，這樣真的很好。

舒清嫵坐在那，自己悄悄笑起來。

蕭錦琛進來寢殿的時候，就看到她穿著瑩白的寢衣，臉頰泛紅，坐在那笑容滿面，讓他不由得想到屈原《招魂》裡的一句——美人既醉，朱顏酡些。

似乎聽到了蕭錦琛的腳步聲，舒清嫵抬起頭，一瞬間，眼神卻是變了。

「我以為，陛下不會來了。」

蕭錦琛腳步絲毫未頓，一步一步行至舒清嫵身前，低頭看她，「為何？」

少女面如花嬌，吐氣如蘭，身上透著甜甜的青梅釀氣味，很是醉人心，可她眼神裡，卻有著深深的茫然與無措。

「因為……」舒清嫵搖搖晃晃，說話顛三倒四，「因為，陛下不喜歡臣妾。」

她這麼說著，整個人往前一趴，直接撲入蕭錦琛懷中。

蕭錦琛雙手微微用力，帶著她一起滾落在榻上。

「朕怎麼不知？」

隨著他話音落下，帳幔飄搖飛起，帶起翩然纏綿意。

窗外，落雪紛飛。

蕭錦琛到底是熱血青年，身體那自然是極好的，這麼折騰小半宿，便是舒清嫵吃醉了酒，也實在是招架不住。

多虧李素沁在殿外提醒，道已過了時辰，蕭錦琛這才意猶未盡地作罷。

他離開時，被折騰大半夜的舒清嫵美眸緊閉，似乎已然沉沉睡去。

蕭錦琛起身出了寢房，見李素沁在外頭等著，便道：「加賞。」

這意思，便是十分滿意了。

李素沁心中了然，福身送他出去，這才笑著對一直不放心的雲霧道：「我都跟妳說過，陛下不會動怒，瞧著還有幾分欣喜。」

雲霧沒見過這陣仗，此刻總算是鬆了口氣，含笑道：「多謝姑姑提點，奴婢感激不盡。」

李素沁道：「去伺候妳們小主吧。」

雲霧領首進了屋，她以為舒清嫵早就睡過去，進房時還輕手輕腳，然行至床榻邊，才發現她半睜著眼，正迷茫看著床頂。

雲霧小聲問：「小主可是身體不適？」

舒清嫵扭頭看她，臉上猶帶醉酒後的薄紅，頭髮也略有些汗濕，整個人比之白日要嬌豔幾分，彷彿是蜜兒滴落牡丹，又似蝴蝶屹立枝頭，無端多出些許風情。

雲霧這麼看著，誰知舒清嫵斜眉看來，滿眼都是動人春色，惹得雲霧臉紅心跳，半晌無法回神。

舒清嫵輕聲笑笑，嗓子略有些嘶啞地說：「扶我起來。」

雲霧扶她起身，靠坐在床畔，小聲問：「小主可還頭暈？」

舒清嫵搖搖頭，目光一掃，遙遙看向不遠處的牡丹海棠屏風，「妳下去吧，我休息一會兒，不用擔憂。」

雲霧欲言又止，最後卻還是什麼都沒說，匆匆退了下去，寢房中便只剩舒清嫵一人。

她今日連喝幾回酒，自然是有些頭暈的，但也只是第一回的酒勁兒大一些，再到晚間時分，因提前吃了醒酒湯，其實倒也未醉得一塌糊塗。

方才那一場醉酒，一席胡話，算是她刻意為之，為的就是讓自己放鬆下來，不顯得那麼僵硬，也為試探蕭錦琛，試探他這突如其來的召寢到底為何。

事實證明，男女相合，魚水之歡，還是十分美妙的。

陛下到底是年輕英俊的天之驕子，若不去管身分地位，不去想得失過錯，不去糾結前世今生，放鬆自己去享受，確實是樂事一場。

今夜，她確定，蕭錦琛並非同她一般的重生之人。

若非如此，他看向她的目光裡不會有那諸多生疏和謹慎。  
舒清嫵努力理清思緒，最後淺淺呼出口氣，算是終於定了心。  
只要他無異狀，這戲就好演，這日子就好過。  
舒清嫵揉了揉額角，緩緩躺下，終於進入深眠之中。  
疲累之後，到底能安眠一夜。

此時的乾元宮皇帝寢宮中，蕭錦琛剛沐浴更衣，坐在書房中喝醒酒茶。  
他酒量頗深，青梅釀這種果酒喝不醉，卻分外不喜酒後清晨的頭痛暈眩。  
賀啟蒼靜立在殿中，待他一盞茶喝完，接過杯盞，恭敬問道：「陛下，舒才人那裡，是否要撤人？」  
蕭錦琛目光一沉，似乎想起什麼，停頓片刻才道：「撤了吧。」  
賀啟蒼行禮，「是，臣領命。」  
先帝大抵是因皇位來之不易，性格孤冷淡漠，對後宮中人和文武百官，並無多少信任，蕭錦琛自幼被先帝領在身邊親自教養，一行一言皆肖似先帝，卻比之多了幾分柔和。  
因此，宮中嬪妃身邊，蕭錦琛鮮少命人窺探。  
今日若非舒清嫵突然吃酒，御膳房傳了消息過來，賀啟蒼也不會過分關注一個位分不高的下三位才人。  
畢竟，白日醉酒這樣的事，不像性格謹慎的舒才人所為，自然要驚詫一番，這才有了今日的侍寢一事。  
如今看來，陛下對舒才人的表現很滿意，白日飲酒可能就是一個巧合，倒也不必深究。  
蕭錦琛揮揮手，賀啟蒼便匆匆退下，殿中頓時安靜下來。  
起身行至窗前，蕭錦琛凝望窗外紛飛落雪，目色中星光璀璨，他伸出手去，輕輕接了一朵雪花，大抵是因他手心太熱，雪花一瞬變化成晶瑩的水滴，從手心墜落。  
「有趣。」蕭錦琛微微勾起唇角，轉身回了寢殿。

次日清晨，舒清嫵很早便醒來。  
重生之後，她的睡眠比以往要好了許多，往日裡無論喝多少藥燃多少香，她都無法安然入眠，現在卻異常輕鬆。  
睜了便能睡，睡足了便能自然醒來，這感覺真舒服啊。  
舒清嫵抿嘴笑笑，因為睡得安然，心情出奇地好，就在這時，腹中咕嚕嚕叫了幾聲。  
雲霧恰到好處問：「小主，是否起身？」  
舒清嫵掀開帳幔，準備自己坐起身，「叫……哎喲。」  
「小主怎麼了？」雲霧正要扶她起身，就看她皺著眉頭，右手輕輕摸了摸後腰。  
舒清嫵摸著酸痛的後腰，感受著自己腿上的酸軟，倒沒有不好意思，只是突然發

現蕭錦琛還有如此強勢的一面。

真是沒想到啊，以前兩個人總是溫溫吞吞規規矩矩的，從不曾有這種暢快淋漓的感覺。

舒清嫵被雲霧揉著酸痛的腰，心裡還回味了一下，最後總結昨夜感覺倒是很不錯，也算是體會了一把別樣人生。

待她總算是從床榻上起來，外面的早膳差不多也備齊，舒清嫵簡單洗漱之後，又把昨日穿過來的那身常服穿回身上。

只是穿鞋子的時候，發現李素沁特地給她換了一雙厚底鹿皮靴。

舒清嫵抬眉看去，就看李素沁朝她微微行禮，「望小主喜歡。」

「姑姑有心了，我很喜歡。」舒清嫵道了聲謝，穿上後發現正正合適，暖和又舒服。

在如意閣用早膳自然沒有不好的。

按才人的分例，早膳只二冷二熱並兩份主食，御膳房若是有心，還會多配小菜和醬菜，方便小主們配粥羹食用。

前世舒清嫵進宮以來恩寵不斷，從才人一步步走到鳳位，宮中各司局都很懂事，往常也不用她如何打點。

只後來一朝落敗，才體會到世態炎涼，才看透人心冷漠，曾經門庭若市，最後也不過樹倒猢猻散。

如今看著這一桌子精緻菜肴，舒清嫵不知為何竟有些想要發笑。

雲霧看她嘴角上揚，以為她喜愛面前這道梨絲海蜇，便又給她夾了一筷子。

舒清嫵吃著玄米粥，就著清爽的小菜，很快就吃了七八分飽。

妃嬪侍寢在如意閣不能待太長時間，日出前便要離宮，因此舒清嫵用完便放下筷子，當下有人撤掉菜肴碗盤，送上香茗。

待舒清嫵要走之時，李素沁上前來，手中拎著一個棗木食盒。

「見小主喜用那道梨絲海蜇，特地給小主裝了一份，午膳時正可用。」

雲霧接過，也輕輕將一枚荷包塞入李素沁手中，「這半日勞煩姑姑，多謝。」

紅封也算是如意閣的規矩，李素沁若不收，那就是不給舒清嫵面子，因此她順水推舟收進袖中，親自送舒清嫵出如意閣。

石榴百福轎正等在如意閣門口，舒清嫵剛一出來，外面清涼的風就撲上臉頰，她深吸口氣，笑道：「今日倒是個大晴天，甚好。」

風雪兩夜，若再來恐怕朝堂又要忙碌，第三日放晴也算是解了陛下憂慮，自然是甚好。

李素沁笑意盈盈，送她上了轎子，恭敬道：「小主，回見。」

這是句吉利話，舒清嫵輕聲笑笑，「回見。」

### 第三章 侍寢後的餘波

在石榴百福轎的叮噹銅鈴聲中，一行人穿過錦繡宮東側門，直入錦繡宮後殿。

舒清嫵下了轎來，命雲霧打點太監，自己便由早就守在外面的雲煙攙扶回東配殿。

轎子再舒服，也還是晃晃悠悠，晃得她腰背酸疼。

雲煙倒是懂事，早就在貴妃榻上鋪好軟墊，待她舒服躺下，才跟雲霧一起跪下給舒清嫵行禮，笑著道：「恭喜小主，賀喜小主。」

舒清嫵前世經過這一遭，此時倒是沒多歡喜，鬆了口氣卻是有的。

早早侍寢，這個年就好過，陛下也算是做了件好事。

舒清嫵臉上露出恰到好處的歡喜，「快快請起，以後有我榮華富貴，便有妳們前程似錦。」

雲煙同雲霧給她行大禮，這才高高興興起身，接過舒清嫵賞賜的吉祥荷包。

舒清嫵是正七品才人，身邊一共只兩名大宮女並四名小宮女，四名小宮女只做些粗活，舒清嫵身邊只雲霧兩人伺候，她們雖不算多麼聰慧機敏，卻都忠心不二，舒清嫵向來是放心的，不過有些話還是得說。

她思忖片刻，剛想叮囑幾句，就聽外面傳來一道嬌柔的嗓音。

「舒妹妹，姊姊來恭喜妳呢。」

舒清嫵輕輕揚眉，不用看都知道來人是誰。

錦繡宮位於西六宮，按大齊宮規，應為從二品宜妃娘娘的主位寢宮，但如今宮中並未有封妃的意思，因此主位是空置的。

後殿東配殿只住了舒清嫵一個七品才人，而前殿西配殿則住的是從五品昭儀馮秋月，這也是前世舒清嫵曾經的「熟人」之一。

雲霧過來扶她坐起，「小主，可要請馮昭儀入內？」

舒清嫵淡淡道：「人都來了，自然是要請進門來。」

她話音剛落，就聽馮秋月已經進了東配殿的正殿，聲音異常歡快地說：「好妹妹，姊姊不請自來，妳不會生氣吧。」

舒清嫵艱難起身，臉上卻掛著和煦的笑，絲毫看不出異常，兩三步出了寢殿，迎頭就握住馮秋月的手。

「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，妹妹如何會生氣呢？原本就想尋姊姊過來一同歡喜。」

馮秋月一聽她說大喜，臉上閃過一絲僵硬，舒清嫵彷彿什麼都沒瞧見，牽著她的手一併坐在明間主位上。

「這宮裡，也只姊姊真心待我，見我有喜特地過來恭喜。」舒清嫵這一句，說得可謂是情真意切。

馮秋月頓了頓，好半天才說：「是啊，我真是特別為妳高興。」

「我就知道姊姊最好。」舒清嫵甜甜一笑，心裡卻想，怪不得人人都喜歡指桑罵槐、陰陽怪氣，真是太爽了。

好不容易重生一遭，她才不憋著氣壞自己，要氣，只能別人生氣。

馮秋月此人，前輩子舒清嫵已經看得太清楚了。

頭幾年她身分一路水漲船高，馮秋月緊緊跟在她身邊，彷彿是最貼心的朋友，又似乎是最親密的夥伴，可她一朝落敗，第一個狠狠踩她的，就是曾經的「好朋友」。

從一開始，馮秋月就沒把她當朋友，對她更沒有半分真心可言。

所以，如今自己也沒必要遷就平和，同她維持表面姊妹情。

而馮秋月見舒清嫵如此，心中又氣又訝異。

她跟舒清嫵同住一宮住了一年有餘，原本以為自己很瞭解舒清嫵，相信她絕不是這等張揚之人，怎麼今日竟會如此？因為侍寢太過高興，以至於失了神智不成？馮秋月頓了頓，也勾起一抹笑容，「咱們姊妹熬到今日不易，聽聞如今惠嬪娘娘還未曾侍寢，還是妹妹妳好福氣。」

聽她提惠嬪譚淑慧，舒清嫵垂下眼眸，卻依舊滿面笑容，「這都是陛下安排，咱們做嬪妃的哪裡能多嘴呢。」

馮秋月表情再度一僵，笑容都要維持不住，只能低頭喝茶掩飾。

舒清嫵輕聲道：「姊姊別急，以姊姊品貌，陛下很快便會召幸，不會忘了妳的。」這話，馮秋月卻不敢應。

她們這位陛下，最是個講究人，自從開始召幸嬪妃，直接便從位分最高的兩位從三品娘娘開始，不過因到年關，他朝堂國事繁忙，到底沒什麼時間涉足後宮，隔上個五六日才召幸一回，已經算是天恩浩蕩了，便是太后勸誡，也全然不聽。

算來，昨日應當輪到正四品的惠嬪譚淑慧，結果不知道為何，陛下突然翻了舒清嫵這個正七品才人的牌子，一下子便把順序打亂了。

誰知道陛下之後會如何打算？她又哪裡敢多說……

馮秋月特地提譚淑慧，就是為了讓舒清嫵心中忐忑，舒清嫵卻毫不在意。

宮裡這些人，都是她的老冤家了，慣用什麼手段她也差不多都知道一些，倒是沒什麼特別要緊的。

見馮秋月不應，舒清嫵也不著急，只道：「說起來，如意閣的素沁姑姑真是個好人，姊姊若是熟悉了，一定會喜歡她。」

馮秋月自然是見過李素沁的，只是從未侍寢便沒什麼機會說話，當然不熟悉。

今日原本是過來嚇唬舒清嫵，結果沒料到自己吃了一肚子氣，這會兒也是坐不下去，便匆匆起身，馮秋月含笑道：「那我就借妹妹吉言，宮裡還有事，我先回了。」

舒清嫵親自送她出殿門，還說：「姊姊閒來無事，可多來妹妹這裡坐。」

若她是馮秋月，被這麼氣了一通，短時間才不會再來，但馮秋月是誰，她聽了這話，卻是甜甜一笑，和氣道：「妹妹今日定很多事，姊姊改日再來尋妳玩。」

說罷，她領著宮人們直接走了。

舒清嫵站在殿門口，遙遙看著她遠去的背影，挑眉笑笑，「倒是捨得下臉皮。」

馮秋月是中三位的昭儀，在宮中僅次於主位娘娘，若自己在她這個位置，根本不用多巴結旁人，更何況是一個下三位的才人。

聽見她如此說，雲霧略有些憂心，「小主，馮昭儀是否會生氣？」

舒清嫵搖了搖頭，讓她扶著自己回寢宮，舒舒服服躺下來。

「她不會。」舒清嫵說完就略有些困頓，淺淺睡了過去。

舒清嫵近來睡眠好得不得了，也不克制自己，睏了就睡，醒了就吃，簡直是神仙日子。

一覺酣眠，美美醒來，恰逢午膳時分。

雲煙笑著進來，伺候她起床洗漱，「小主，剛乾元宮送了賞賜來，因小主還在睡，



吉公公便不讓打擾小主，留下賞賜便走了。」

舒清嫵點點頭，說話語調頗有些慵懶，「賞賜的都有什麼？」

雲煙遞來溫帕子，讓她淨面，「有兩匹素緞，一副紅寶石的頭面，玉壺春瓶一對，還有百兩銀。」

舒清嫵微微一頓，眼神流轉，「可見陛下昨日是滿意極了的。」

她這話一出口，雲煙頓時就羞紅了臉，「小主，可不能胡言。」

舒清嫵笑笑，捏了一把她滑溜溜的小臉蛋，「好了好了，自己宮中，還不許我說說話。」

雲煙被她這麼一調戲，十分不好意思，岔開話題，「午膳準備好了，小主請用膳。」

舒清嫵忍不住打趣，「妳啊，比我規矩都大。」

她這兩日越發隨和，不再如以前那般嚴謹古板，身邊的貼身宮女最能體會，說起話來，也略放鬆了些，氣氛也比以前要好。

這是因舒清嫵經歷一世，感悟頗深。

嚴厲不一定能安家，隨和說不定能長治久安。

梳洗之後，雲煙收拾東西，舒清嫵在雲霧隨侍下進了雅室，抬眼就是一桌琳琅滿目，正中央一道松鼠桂魚，四周還有蟹粉獅子頭，八寶燒鴨，板栗子雞，以及粉蒸白肉。

雞鴨魚肉這麼一擺，就顯得特別豐盛富足。

舒清嫵喟歎道：「今日妳們肯定沒打點，御膳房真是懂事。」

錦繡宮沒主位，便也不能開小廚房，因此都是由御膳房安排，御膳房裡皆是老人精，有時候便是額外打點也不甚管用，倒是她因為昨夜才侍寢，御膳房絕對不會含糊，錦上添花的事，誰都願意做。

雲霧笑道：「剛剛迎竹還說，今日御膳房很是熱情，非要再塞她一碟子芝麻棗泥酥，她推說不要，最後還是包上了。」

舒清嫵點點頭，「無妨，也不過就這兩日，讓小丫頭們不用太過拘束，記得人情送到就行。」人家主動給了，人情也得還，她原本管教嚴格，宮中的小宮女們多半還都懂事。

雲霧福了福身，道知道了。

她給舒清嫵夾了一塊魚，又夾了一小塊燒鴨，舒清嫵品了品，很是滿意的道：「今日一定是李有味親手做的，絕對不是那些半瓶醋的徒子徒孫。」

她當過皇后，錦衣玉食多年，對吃是相當挑剔的，這麼一嘗，立即就能品出三六九等來。今日這麼多菜，就數這松鼠桂魚做得最好，酥而不硬，酸而不澀，魚肉鮮嫩彈牙，外皮卻酥中帶脆，一點魚腥味都沒有，反而有些甘甜和松香，再看這魚躍龍門的擺盤，寓意也是極好的，這菜算是送進她心裡去。

舒清嫵美滋滋用了一頓午膳，最後喝了小半碗銀耳蓮子羹，才算作罷。

「我這用完了，一會兒撤下去妳們也嘗嘗，今日菜色著實不錯。」

用完午膳，今日舒清嫵倒是不太睏了，便讓雲霧陪著自己在後院散步，繞著院中那棵丹桂一圈一圈走。

休息過之後，身上就沒那麼疲乏了。

走了一會兒，舒清嫵突然問：「明日是二十吧？」

雲霧道：「是，明日得去慈寧宮給太后娘娘請安。」

舒清嫵長舒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見見吧，都見見也好。」

雲霧不明所以，卻也未曾多問。

昨日侍寢，今日陛下定不會召見，舒清嫵下午叫人去尚宮局領一副牌九，叫了宮人們陪她玩。

原在家中時她很喜歡玩這個，不過母親管教極為嚴厲，若見她不學無術定要懲罰，少時她還會有好奇，待再長大一些就再也不去關注，畢竟不能玩也沒什麼，日子照常過。

舒清嫵坐在桌前，看著自己手裡的牌，淡淡笑了，「丁三配二四，拿錢吧。」

雲煙立即就噘起嘴來，「小主，就不能讓讓咱們，您的牌技可是一流。」

「那可不成，」舒清嫵捏了一把她的小臉蛋，「我要是讓妳們，妳們心裡準要不爽，打牌怎麼能作弊呢？」

雲煙抿了抿嘴，連輸了一下午，她可是著急。

雲霧看她一眼，輕咳一聲，卻對舒清嫵道：「小主，眼看就要到晚膳時分，不如先用晚膳吧？」

舒清嫵抬頭看了一眼窗外天色，不知何時已是日落西天，橘紅的晚霞映襯得院中丹桂越發飄逸。

「今日暢快，便就到這裡吧。」

她也不收桌上散著的銀瓜子，擺擺手叫小宮人們自己去分，自己則披上斗篷，踏進院中。

隆冬時節，丹桂早已敗落，只剩零星的枯葉掛在枝頭，還未曾被冬雪打落。

舒清嫵抬頭瞧瞧，對跟在身後的雲霧道：「突然想吃八寶粥。」

雲霧就笑了，瘦臉上滿滿都是欣慰，「想吃就吃，御膳房肯定早就準備著，一會兒就叫宮人取來。」

原本舒清嫵為了不發胖，晚膳總是用得很少，半夜裡餓了，也只能自己忍著，這麼多年下來，胃早就熬壞，等到重病要溫補時，自是什麼都補不進去。

現在，她到底不用再擔憂這些。

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便是，少吃一口都覺得虧。

這一晚舒清嫵吃得開心，在院中消食之後便早早睡下，一夜美夢到天明，不過早晨時到底不能躲懶。

太后雖不怎麼召見宮妃，一月三次的請安卻不能遲，天還不亮舒清嫵便被雲霧叫起，坐在那打哈欠。

「幾時了？」舒清嫵懶懶問。

雲霧福了福身，一邊讓雲煙伺候她洗漱，一邊取來淺碧色錦棉中衣伺候她換上，「回小主，卯時正。」

舒清嫵歎了口氣，「每次都這麼早，也不怕折騰太后她老人家。」

這一整日過去，雲霧和雲煙也漸漸習慣舒清嫵時不時語出驚人，倒也不再慌張無措，反正明白小主出去不會亂說，便也不再多勸阻。

雲霧只道：「前個織造所送來的狐皮斗篷樣式倒很不錯，一會兒穿上吧。」

從西六宮往慈寧宮去不算太遠，但舒清嫵只是才人，並不能坐步輦，這隆冬時節一路行去，還是冷風刺骨。

原來舒清嫵怕惹人注意，輕易不敢做華麗打扮，往常都是用錦緞斗篷，到底不怎麼抵禦寒風，可是如今的她只打算照料好自己，順心而為。

於是雲霧這麼一勸，她就鬆了口，「正是如此，妳有心了。」

雲霧揮手叫迎梅去取來，掛在一邊熏香。

舒清嫵先穿錦棉中衣，再穿夾棉的滾邊立領襖子，最後外面罩一件蝴蝶袖貂皮裡鵝黃方領短襖，下配纏枝花底襪裙，腳踩一雙厚底鹿皮靴，剛好是李素沁取給她的那一雙。

這麼一穿，立即便襯得她膚白臉細，眉目含情，若說樣貌，舒清嫵認第二，沒人敢在宮中認第一。

穿好衣裳，舒清嫵坐在妝鏡前，雲霧給她梳頭。

「小主，今日便就梳一個飛天髻，配上繡球花簪並琉璃耳墜，跟這身衣裳很是相配。」

舒清嫵很是相信她的審美，讓她去弄自己的頭髮，自己則取了芙蓉花面脂在臉上輕輕擦，感慨道：「如今正年輕，到底不用如何濃妝。」

雲霧笑了，「這兩日小主老說怪話，」

舒清嫵笑了笑，並不多說，她自己也會上妝，便只掃了黛眉，上了些唇脂，差不多就算妥當。

雲煙這時端來了小點，「小主用些桃酥吧，省得一會兒餓。」

舒清嫵點點頭，安靜吃完一塊桃酥，又喝了口茶潤嗓子，雲霧也剛好給她梳好頭。

舒清嫵輕輕擦了擦嘴角，看著妝鏡中年輕美麗的自己，淺淺一笑。

「走吧，咱們去拜見太后娘娘。」

雲霧領首，隨著舒清嫵出了門。

從錦繡宮出來去慈寧宮，要穿過西二巷拐去西一長街，步行大約要走兩刻，倒也不算太遠，而舒清嫵剛從側門行出，就看到馮秋月高高坐在步輦上，正低頭看著她。

「給昭儀娘娘請安，娘娘萬福。」舒清嫵立即給她行禮。

「妹妹多禮，正巧同路，咱們姊妹便一起說說話吧。」馮秋月笑容滿面，說出來的話也異常和氣，溫婉如同三月春風，酥酥惹人心顫。

舒清嫵抬起頭，笑容也如四月牡丹那樣明媚，「那就恭敬不如從命。」

在宮裡坐步輦進出，速度其實比走路快不了許多，但在寒冷冬季或炎炎夏日，卻

比步行要輕鬆不少，此刻便是如此。

馮秋月高高坐在步輦上，舒清嫵跟在她步輦邊走，一個風輕雲淡，一個卻有些步履艱難，舒清嫵不用看，都能知道馮秋月現在一定心情極好。

「近來年關，陛下事多繁忙，一時半刻不召妹妹，妹妹也不用多惦念。」馮秋月溫言開口。

舒清嫵知道她這是在激自己，完全不放在心上，「姊姊跟我真是心有靈犀，我剛也想如此勸慰姊姊呢。」

「是啊……」馮秋月聲音略小了些，「妹妹就是貼心。」

舒清嫵挑眉淡笑，「姊姊待我如此用心，我自然也要貼心的。」

兩人說了會兒話，便拐到西一長街，沒走多久便碰到了剛從西一巷出來的一行儀仗，舒清嫵眼睛很尖，一眼便看到對面步輦上坐的是什麼人。

前面那位，自是如今宮中風頭正健的端嬪娘娘張采荷，後頭那一位，卻是口碑極好的惠嬪娘娘譚淑慧。

張采荷是太后娘娘的親侄女，是定國公張家的嫡出女兒，因太后膝下無女，自幼便時常出入宮闈，陪伴在太后身側，當年陛下登基未曾立她為后，還被許多人議論。

舒清嫵的目光卻未曾放在張采荷的身上，她鳳目一掃，注意的是張采荷身後的譚淑慧。她此刻正掛著溫柔婉約的淡笑，一如她的封號一樣，端是蕙質蘭心。

馮秋月自也看到了張采荷與譚淑慧，立即就叫了停，迅速從步輦上下來，快走幾步迎了上去，「妾身給端嬪娘娘、惠嬪娘娘請安，娘娘萬安。」

她這一行禮，立即就顯得跟在後頭略慢了一步的舒清嫵不夠恭敬，舒清嫵目光微沉，不緊不慢跟上兩步，也彎腰行禮。

宮中規矩眾多，不過倒也不是時時刻刻都要按規矩來，那日常生活可就進行不下去了。

例如這般在宮巷之中，舒清嫵這等下三位的小主偶遇主位娘娘，也只須行半禮，不用跪來跪去弄髒衣服又麻煩。

只是若是往常倒也罷了，如今舒清嫵突然被陛下點召侍寢，又有馮秋月特地行禮在前，她的反應立即就有些惹眼。

果然還沒等譚淑慧挑撥，張采荷就已經皺起眉頭，顯得不太高興。

「舒才人，不要以為自己被陛下召幸過，就如此目中無人，妳這也太不把本宮放在眼裡了。」張采荷厲聲道。

她打小就千嬌百寵長大，說話聲音也比一般的閨秀大一些，顯得頗有氣勢，若是以前，舒清嫵定要跪下請罪，現在她卻是不肯委屈自己。

「回稟娘娘，剛剛妾身被娘娘儀仗的威儀所震懾，一時之間未曾回神，這才遲了行禮，還望娘娘饒恕。」

張采荷其實不是個特別壞的人，她很直白，也很單純，說起來，舒清嫵在這宮中不討厭的人不多，張采荷卻算得上一個。

她這話是順著張采荷性子說的，果然話音落下就見她眉頭舒展，瞧著就要揭過，

只是她還沒來得及發話，她身後的譚淑慧便輕聲開口——

「舒才人小小年紀，倒是很伶牙俐齒，懂得說謊話糊弄人呢，采荷姊姊，可別被她糊弄了去。」

舒清嫵低著頭，微微皺起眉頭，知道譚淑慧今日不會輕鬆放過她，她前日突然侍寢，打的是譚淑慧的臉，但譚淑慧自己不喜歡出手，只喜歡借力打力。

被譚淑慧這麼一講，張采荷就又變了心思，皺眉訓斥道：「惠嬪妹妹說的是，舒才人也實在不懂規矩。」

張采荷的腦子實在是……舒清嫵也不知她是有主意還是沒主意，反正三番兩次被譚淑慧挑撥的除了她就沒別人了。

舒清嫵心中歎氣，嘴裡卻很是誠惶誠恐，「端嬪娘娘，妾身絕無輕視之心，娘娘如此位高，頗得聖心，妾身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輕視娘娘，還請娘娘明鑒。」

譚淑慧垂眸看著她，竟是歎了口氣，「唉，妳也不容易，想必往日在宮裡的日子不甚好過，倒是極會說話的。」

她這麼一說，張采荷便冷哼道：「巧言令色！」

張采荷還想再說，但她身旁的宮女卻提醒了句時辰，令她打住了話語。

她雖不那麼靈透，對太后卻至誠至孝，今日宮妃都要去給太后請安，她是定不能讓大家在這耽誤時候。

這麼一想，她回頭看了一眼譚淑慧，見她對自己比了個口形，這才鬆了眉頭。

「眼看就要到請安時候，也不好多做耽擱，但妳如此不敬，不罰是不行的，就在這跪下給本宮行大禮，本宮寬宏大量，饒恕妳便是。」

馮秋月站在舒清嫵身前，也不等她回話，就回頭小聲說：「快給娘娘行禮。」

舒清嫵垂下眼眸，卻是屹立不動。

大庭廣眾之下，她若是當真跪下給張采荷行禮，宮人如何看，陛下……又如何看？他同太后的關係旁人或許沒那麼清楚，她卻還是略知一二的。

明明是最親的血緣母子，卻形如陌路，太后的心思陛下不肯知，而陛下的心思，太后卻無論如何都想不明白。

夾在這對天家母子之間，張采荷得到端嬪的位分已經是極限了，陛下最不喜被人要脅，便是母族外戚又如何？他不想給臉就不給臉，不想給這個后位，就沒人能逼他就範。

如果今日自己服軟，陛下心情倒不一定會有多大波瀾，自己短時間內卻還是會被不喜厭棄。

因此無論馮秋月如何勸，舒清嫵都毫不動搖。

張采荷看她骨頭還挺硬，不知道為什麼心裡頭那點氣竟是去了不少，她本就不是跋扈之人，此刻倒是不想再追究。

可她後面還有個譚淑慧。

舒清嫵垂眸靜立，就聽譚淑慧柔聲道：「如此被訓斥，想必舒才人心中不忿，這是怨恨上端嬪娘娘了？妳也別太介懷，不過就是丁點大的過錯，認個錯就是了，端嬪娘娘絕不會放在心上。」

她看似勸和，話裡話外依舊在挑撥離間。

張采荷如今也是騎虎難下，若舒清嫵不行禮，那就是對她有怨恨，她一個主位娘娘，若是連個才人都調理不了，以後也不用在宮中做人。

「舒才人，」張采荷也沉了臉，「妳這是要抗旨不成？」

舒清嫵福了福，眼波流轉，聲音卻很清亮，「回稟端嬪娘娘、惠嬪娘娘，妾身絕無半分不敬之心，只是興武十二年，高祖純皇后曾感念宮人不易，特地下懿旨宣召，命宮中諸人凡在行外，毋須下跪行大禮。」

這話一出口，在場眾人全都愣住了。

興武十二年，是一百六十多年前。

高祖純皇后是位奇女子，她曾跟隨高祖南征北伐，同高祖一起奠定了大齊大半江山基業，可以說如今的大齊有她一半，她的懿旨，至今仍能宣召宮中，被歷代皇后奉為圭臬。

不過，大家也只在年節祭天時拿出來背幾句，平日裡誰能把那一道道懿旨記那麼清楚？

舒清嫵說完頓了頓，給大家一個思考的時間，便又道：「高祖純皇后最是慈和，母儀天下，妾身時時感念高祖純皇后的仁慈，再看當今太后娘娘，也同樣慈和善良。」

張采荷一貫直來直去的，實在沒想到舒清嫵能把高祖純皇后搬出來，現在又提及自己的親姑母，一下子便猶豫了。

她是單純些，可也不笨，明白舒清嫵這話是什麼意思——她不跪，不行大禮，其實是為自己，為太后娘娘著想。

這麼一看，似乎特別有道理。

譚淑慧看張采荷眉頭一鬆，知道她這是把舒清嫵的話聽了進去，心當即一沉。

她抿了抿嘴唇，又一次搶先開口，「采荷姊姊，舒才人此言是有些道理，不過舒才人平日裡看著不聲不響，不太言語，沒想到竟是如此熟悉高祖純皇后的懿旨，想來對她定是十分崇敬，日日都以純皇后娘娘為榜樣，倒是很令人敬佩。」

譚淑慧這話一出口，自己就有點後悔了。

做宮妃，自然人人都要以高祖純皇后作為榜樣，她如此一說，豈不是說她不敬先祖？

大抵是太過急切，今日出氣不成還反被舒清嫵一頓反駁，她頓時有些心浮氣躁。張采荷沒聽出來，舒清嫵卻是一下子就聽明白了，不過她卻不打算幫譚淑慧圓場，今日這一齣鬧劇不就是譚淑慧自己一力引導？現在弄得自己下不來臺簡直是活該。

然而她不吭聲，卻有的是人願意奉承惠嬪娘娘。

馮秋月道：「惠嬪娘娘所言甚是，咱們做嬪妃的，自當時刻謹記純皇后娘娘的遺訓，時刻以娘娘為榜樣，時候也不早，不如先去給太后她老人家請安？」

張采荷輕咳一聲，這次沒再堅持，「舒才人，以後還是要謹言慎行，行了，今日便不再糾結於此，當去給太后娘娘請安才是——」

譚淑慧心裡有些不甘，打斷張采荷的話，「采荷姊姊當真是仁慈和善的主位娘娘，只是……」

張采荷回頭看了她一眼，冷哼一聲，「怎麼，妳還要繼續耽擱？」

譚淑慧被她這麼一噎，差點一口氣沒喘上來，臉兒也被憋得通紅，吶吶道：「妹妹……不是這般意思。」

張采荷突然又笑了，「好了，都是一家姊妹，還說那些做什麼？走吧。」

端嬪娘娘說走，就真的要走了，儀仗徐徐前行，路過在路邊福身行禮的馮秋月和舒清嫵，張采荷目不斜視，直接過去，倒是譚淑慧低頭看了一眼舒清嫵。

「妳倒是聰慧。」

舒清嫵抬頭對她笑，眉目嫵媚多情，「謝惠嬪娘娘誇讚。」

譚淑慧面不改色，不再多言，讓步輦從她身旁走過。

舒清嫵長什麼樣子，譚淑慧很清楚。

從她進宮伊始，她的妖豔就經常被宮人津津樂道。

若不是她家如今沒什麼正經官職，在朝中無人，便是憑藉她那張臉和在柳州的才女名聲，怎麼也不能只當個七品才人。

但便就是如此，陛下也打破了自己的規矩，提前召幸她。

譚淑慧坐在步輦上，目不斜視，面容沉靜，心裡卻百轉千迴。

她確實不如舒清嫵嫵媚多情，眉目動人，卻也是溫柔婉約的大家閨秀，陛下怎麼就瞧不見她呢？

譚淑慧心中不豫，卻還不能一股腦往舒清嫵身上發脾氣，今日欺辱她不成，改日就沒這麼好的機會了。

不過，自己可不會打毫無準備的仗。

譚淑慧淡淡看著前方蔚藍的天，微微勾起唇角。

這不過剛剛開始而已。